



□ 12  
3131  
4





孟子集註

五



3131  
4

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朱熹集註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世子太子也

孟子集註卷之五

世孫云

12



道言也。性者人所固有。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  
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  
溺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  
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  
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  
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  
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  
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  
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性而不善。發而不中  
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言善言凶。皆先善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  
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  
夫音扶

根本名、一、字、在、性、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  
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  
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  
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  
盡。無復有中  
他說也

成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  
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謂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  
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

孟子卷之三



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  
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嘆其不我欺也。  
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  
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  
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  
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取疾不瘳

瞑莫旬反  
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  
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  
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  
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

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  
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  
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  
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  
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  
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

孟子有曰

孟子集注卷五

三



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所居反飭 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

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後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一曰。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他

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家宰。六。知之長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尚。加也。

周禮  
六卿有司馬  
司徒司馬  
司寇司馬  
司馬司馬  
司徒司馬  
司徒司馬



但在世子自盡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沐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也。

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固。有以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者。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絢音陶亟

民事謂農事詩函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絢  
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  
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  
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  
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  
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  
也音義並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  
民有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  
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  
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  
子小人也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孟子集注卷五



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救列反 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以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什一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以什一爲通

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日爲一舍一夫實耕公田十畝是亦不過什一徹籍借也均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孟子卷五



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

五禮反從目從反或音普 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壅也盈 滿也盼恨視也動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 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 之以此取盈之數也推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扶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 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 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 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 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 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有

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 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 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 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 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  
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  
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  
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  
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  
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  
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  
指

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  
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  
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音夫



畢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  
 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  
 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  
 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  
 乘之。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  
 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  
 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  
 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  
 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  
 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  
 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

不可偏也。制祿之法。

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  
 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  
 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  
 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蓋用貢法  
 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  
 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  
 圭。繫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  
 之。組。此。圭。田。五十。畝。

太又上上四倍  
 上上十七倍  
 中上十七倍

未備耳

圭田五十畝  
 圭田五十畝

二





餘夫二十五畝

氏考之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

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

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徒。謂徙其居也。同井者。一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由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

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閭閻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已。



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然  
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  
為急講求法制雖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  
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膏曰：仁政必自經  
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  
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奪富人之田  
為辭然效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  
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  
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  
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下方畫為數井  
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  
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  
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  
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是  
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  
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

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  
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

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

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

食捆音闊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  
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各  
也踵門是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  
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

為



服也。搨，扣也。搨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耕所以起士，耜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殽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賢。饗，音雍，殽，音孫，惡，平聲。

饗，殽，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殽。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



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  
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  
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  
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與平聲

粟易之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  
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

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  
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  
耕且為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之屬也陶冶為饒者治為金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  
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



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  
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  
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  
也

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於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

也治天下者豈  
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  
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  
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  
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



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論音藥濟子禮反潔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列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濠曰鉤盤曰蘭津倫亦疏通之意濟濶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

記者之誤也

右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教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



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  
長放皆上聲勞來

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布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不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取書曰天叙有典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故黜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樞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  
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推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去聲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魏魏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魏魏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

五子集卷之三

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俗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

五子集卷之三

九



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  
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  
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  
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  
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曾  
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疆上聲暴  
蒲水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  
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壇弓所記子游謂有  
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專  
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名言濯之潔也。秋曰燥  
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  
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  
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  
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後反  
作馱古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  
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安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

國解十五

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從



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莖音師又山綺

倍。下倍也莖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此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

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之姓名徐辟孟子弟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



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  
見音現

又求其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之說以告孟子曰如  
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相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  
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東子學  
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  
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東子東子曰儒者之道古  
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  
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東子信以為人之親其

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  
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  
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二本而夷  
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  
音蒲匍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  
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  
也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  
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  
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  
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  
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  
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



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菓子之  
言則其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  
之序始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  
後之問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  
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  
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  
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  
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自蓋歸  
反。壘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

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汭  
蠟楚怪

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蠟力追反。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  
上世謂太姑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  
屬姑語助聲。或曰。蠟姑也。嘬共食之也。類  
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  
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  
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  
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  
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  
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蠟土籠也。  
裡土壘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  
之禮。所以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  
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



為賈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

之矣

憮音武 閒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記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